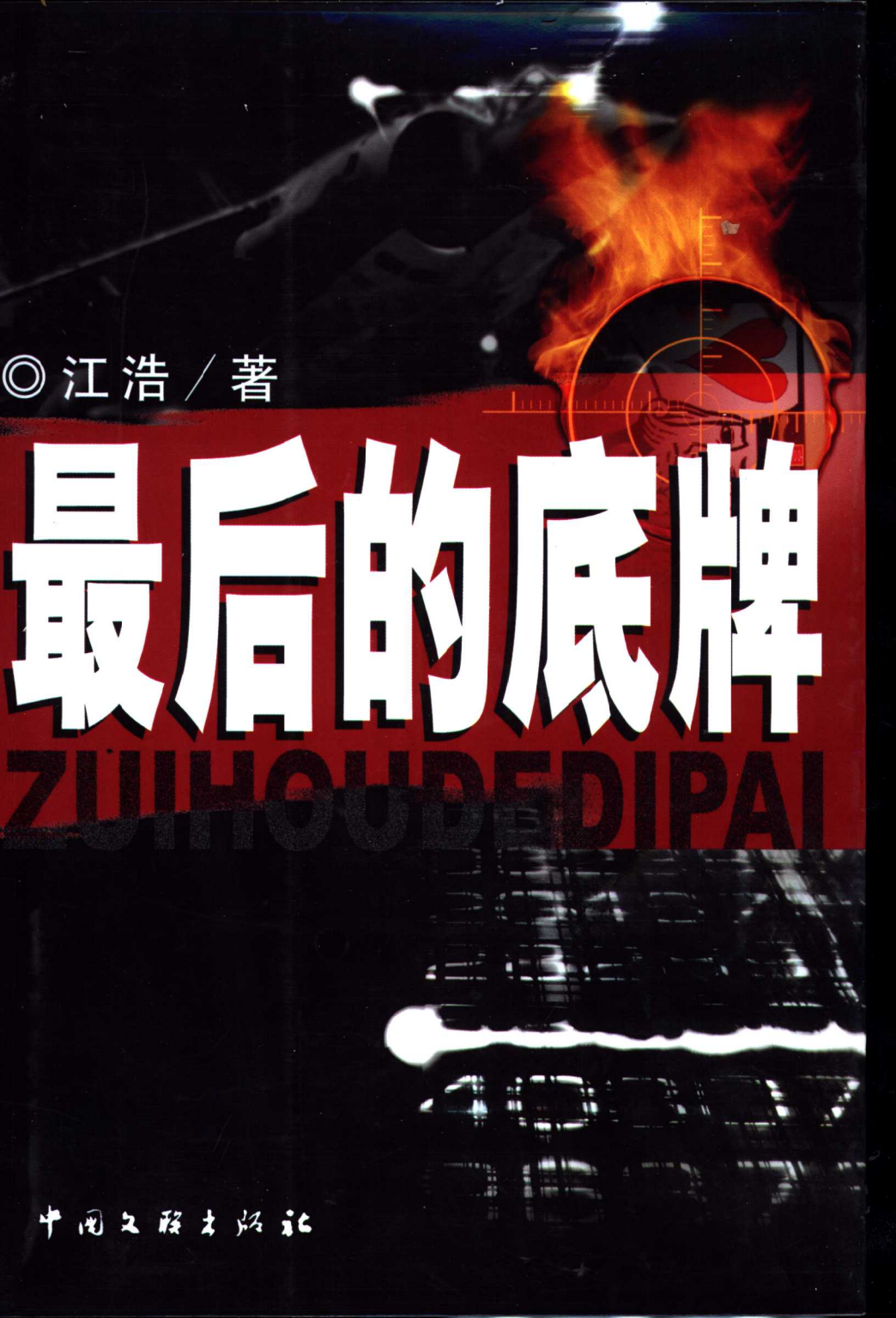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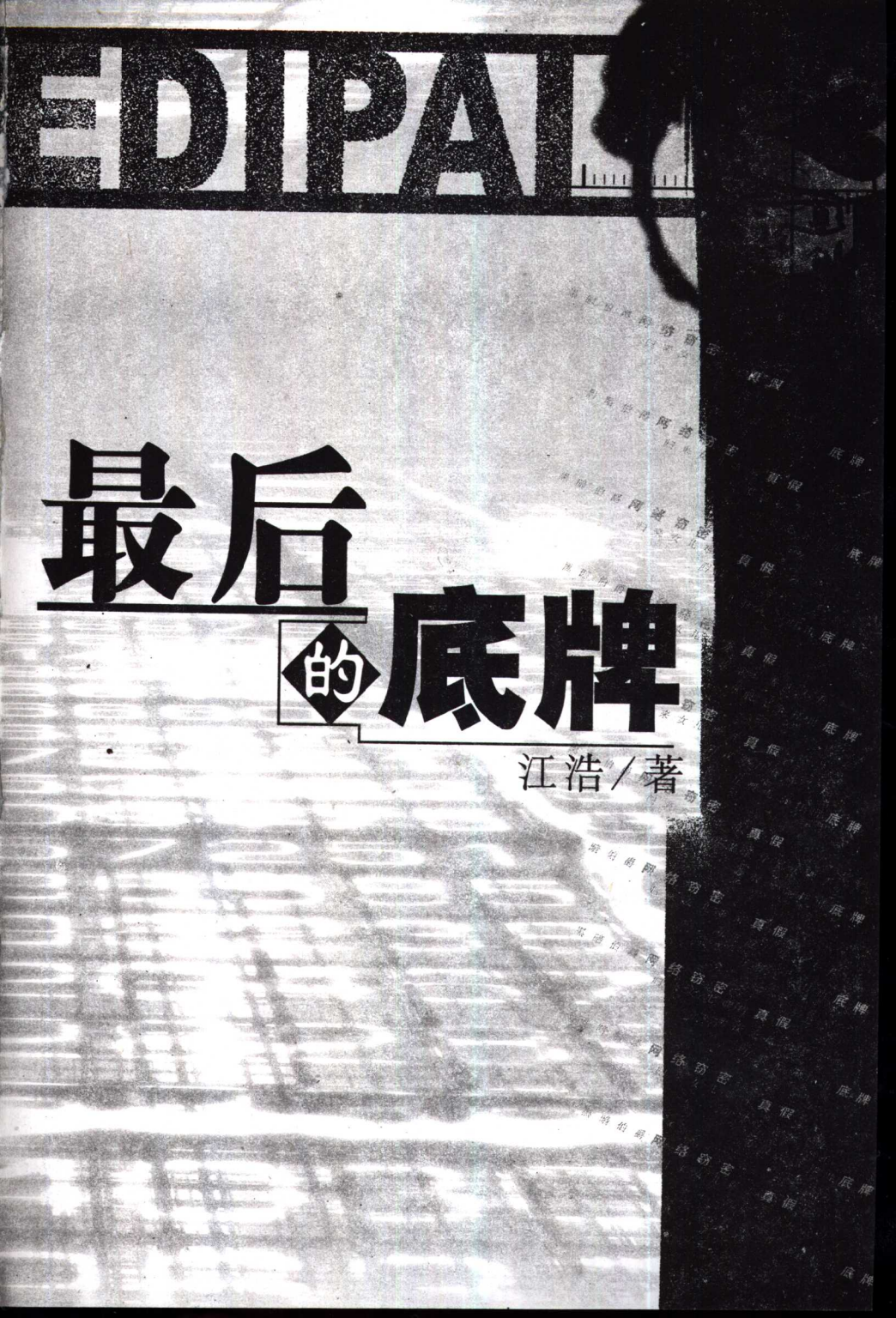


© 江浩 / 著

最后的底牌

ZUIHOUDE DIPAI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最后 的 底牌

江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底牌/江浩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0

ISBN 7-5059-4157-7

I. 最… II. 江…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032 号

书 名	最后的底牌
作 者	江 浩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永隆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157-7/I·3240
定 价	1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江浩 简历



1954年农历1月18日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草原

国家一级作家 导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研究班，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

1986年入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毕业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导演。

主要文学作品：

1-4卷《江浩文集》

报告文学《血祭黑河》

报告文学集《在北美州的困惑与焦灼》

人物传记集《强行曝光：中国影坛六匹黑马》

长篇小说《危险辩护》

长篇报告文学《盗猎揭秘》

长篇纪实《闯荡美利坚》

长篇散记《西藏：世纪末的探望》

主要电影作品：

电影剧本《猎场札撒》

电影剧本《烈火金刚》上、下

电影剧本《西行囚车》

电影剧本《英雄无泪》

电影剧本《极地营救》

主要导演作品：

电影《烈火金刚》上、下（与何群合作）

电影《英雄无泪》

电影《旧梦》

电影《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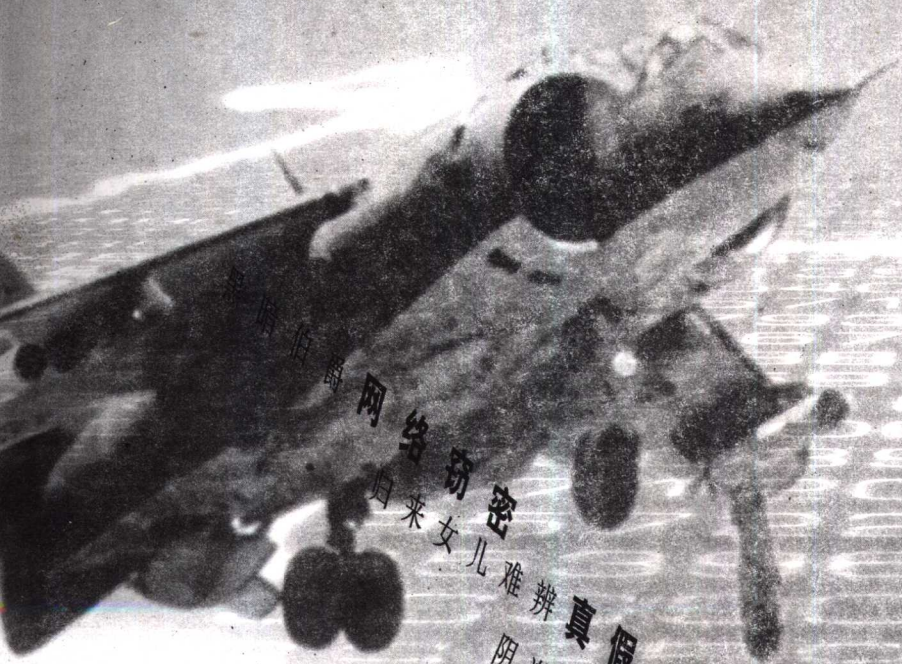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危险辩护》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鄂尔多斯风云》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最后的底牌》

ZUIHOU

猎狐行动组侦破恐龙间谍案 展示高科技时代克敌制胜雄风



网络窃密
归来女儿
难辨真假
阴谋诡计屡次失手
万般无奈打出底牌

♠ 第 1 章



如同所有城市一样,夜色降临之后,霓虹灯便模糊了城市的界限。在昏暗与灯火的交替中,一些物体隐去了,一些物体凸现了。每一段路面都显得引人入胜,隐秘而又渺茫。

一排排红红的宫灯,沿街两侧高悬;远处的礼花树,在繁星的夜空上绽放;霓虹灯也在朝所有步行街上的男女老少夸张的闪着飞眼。人群里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突然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在路面上,咧开嘴刚要哭。一个优雅的穿着风衣的女人,风度翩翩地从如潮的人群穿出,弯腰扶起小女孩来。小女孩姐姐从远处跑来,拉住妹妹,向穿风衣的女人连连点头感谢。

一束不易察觉的极细的红光穿过人群,定格在风衣女人的背后,并跟随她移动。靳军从她身边擦身而过时手臂不经意间一抬,往她的风衣上喷了一种化学跟踪剂。一个侦察员从路边的超市出来,戴上特殊眼镜,向穿风衣的女人望去。

穿风衣的女人肩上,显示着一大块化学药剂喷射的明亮光斑。她毫无察觉的径自往前走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哒哒”声不留痕迹的溶入到迷乱的夜色中。

风衣女人身上的光斑在人群里醒目地移动。所有侦察员,左右交替跟踪着这个穿风衣的女人。

停在隐蔽处的警车里的楚龙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脑,戴着耳机指挥着侦察人员。电脑屏幕上,在穿风衣的女人红块状左右三十米,形成一个密密的绿块组成的跟踪网。电脑在“滴滴”地

响着声音，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显的急促而紧张，绿块围罩着红块往前慢慢地移动着。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侦察员们交替跟踪穿风衣的女人。伪装的侦察员们一个接一个跟着往前走。有的戴着耳机子，有的在车里瞄着，有的从拐弯闪出来跟的，有的在商场门里出来交接跟踪。

靳军隐藏着下达命令：“交错跟踪，三组换下来，二组上；进入商场后，五组接上再跟。注意，有电梯直通地下停车场。注意接头的人。”

望远镜在人群里只能看见那一片肩上的闪光。引诱似的晃动了一下，便消失在了地下停车场出口处。

侦察员们继续交跟踪。他们的耳朵上戴着类似手机耳机的传音器具，有的用杂志卷着里头的对讲机，也有远远地做着手势传达着现场临时信息。

穿风衣的女人从容地进入步行街地下道。一个穿茄克衫的男人，在跟了一段穿风衣的女人后，确定无人跟踪她时才加快了脚步，从后面的人群里超越上来也进了地下道。

穿风衣的女人上了露天电梯，电梯载着她往上升。她左右环视，好像在等待什么人。

茄克衫男人从电梯后面走到她身边，侧头看看她的表，“是欧米茄的。时间慢了五分钟。”

“你不是近视眼吧？”

“有点散光。”茄克衫男人摘下眼镜说。

电梯继续往上升着。

歌舞厅门口，人群如潮，在这两个男女周围涌动。两男女有点不由自主似的，随着人潮涌动而移动。人群里的侦察员们全部都消失了，好像突然蒸发一样，只有陌生的面孔间或滑过。穿风衣的女人与茄克衫间谍擦身而过时，将一个情报就势塞进茄克衫间谍的口袋里。茄克衫间谍将手放入衣袋，脸上露出微笑。

这时,所有人都在笨重地移动。穿风衣的女人被挤在中间,一点点游离。间谍也被夹在中间,好像在奋力挣扎。现场的人散光了,整个空间只有侦察员和两个境外间谍,团成一堆,显得冷清与无声。

茄克衫男人明白了。

步行街上,所有安全人员像是没事似地拥着这两个当场抓住的间谍,向边上的面包车快速奔去。远处的游人们,并没有察觉抓获间谍事情就在身边发生,和电影上演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有人在看,幸灾乐祸的远远指点着,以为抓到卖假药的了。

安全人员将两个男女间谍保护性地推进车里。车门从外面“啾”的一声被关上了。面包车呼啸着开走,卷起一阵淡淡的尘土。步行街的人们,仍旧在兴高采烈地休闲与购物,全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车里开始是一段沉默。车窗外飞快闪过一片片火树银花,如同电影中的快速镜头。楚龙关闭电脑跟踪仪器,对进来的茄克衫间谍说:“欢迎你第三次到中国来。”

茄克衫间谍看着楚龙,惊讶的说:“怎么会是你?”

“我也纳闷,为什么总会是由我来接待你呢?交出情报来吧。”

茄克衫间谍无奈取出情报,这时,他看了一眼穿风衣的女人。穿风衣的女人轻松地,长长出了一口气。茄克衫间谍马上明白了,突然冲着穿风衣的女人大叫起来:“你反水了?”

穿风衣的女人微微一笑,扭过头去看飞驰列车窗外的景色。

字幕 法院布告:王吉人,系境外情报机构的职业间谍,多次入境,用拉拢引诱我政府公务员,刺探收集我沿海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给我国防造成一定的威胁;王吉人对所犯事实,供认不讳。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与此同时,境外间谍蓝琼纓在电子邮件里阅读着翻拍压缩的布告数码照片。

饭店的高级包厢内，山珍海味，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一群人围着一个显然是高级领导的人，正在一起吃饭。人们满面红光的互相恭维着，干杯声此起彼伏。

突然，这伙人听到了什么声音，一起往门口张望。楚龙领着一伙全副武装的国安人员，从门外闪出来，一步步走过来。有一部分食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的站起来。

楚龙问道：“滕松林？”

滕松林厅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起来说：“我就是，你找……”

有人气愤起来，摆开阵势阻拦：“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是滕厅长……”

有人问：“你们是什么人？”

秘书快步冲上前，挡在厅长与楚龙两人之间，大声说：“你们是哪个公安分局的？我告诉你，我一个电话公安局长马上就过来……”

靳军上前出示了证件：“小声点，别吓着自己。国家安全局的，安静点，都不要动。我们在执行公务！”

所有人都愣住了。但还是有几个人冲上来，想要拉拉扯扯，阻拦执法。有一个人趁乱打手机，但马上让一个侦察员给抢了下来：“不许对外联络！我警告你们。”所有有这个念头的人，手都握着手机在那里。

楚龙大声对在座吃得红光满面的人说：“我告诉你们，别跟国家对抗。你们听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并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最好别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这条款的严肃性。”

所有食客都吓住了。滕松林头一下低了下去，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楚龙走到滕松林面前：“看来，你就是滕松林了？”

滕松林慌张的点点头：“是。”

靳军拿出逮捕证，放到桌子上：“签个字。”

楚龙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奉命公开逮捕你。”

滕松林掏出笔，手指微微颤抖着。

滕松林抬起头说：“我，我犯了……”

楚龙说：“你涉嫌泄露国家经济机密。”

滕松林一下僵在那里。所有的人愕然，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滕松林伸出双手沮丧的说：“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报纸上标题：交通厅长滕松林涉嫌出卖国家重要经济情报，昨夜被国家安全局逮捕。

与此同时，境外间谍蓝琼缨在第一时间读到了这条消息。



黄昏的野外，森林小路寂静无声。两旁的林木浓密的遮住了天空，微弱的光线偶尔从晃动的树叶缝隙中穿过来，星星点点的洒落在路面上，形成斑驳变幻的图案。

一辆轿车从森林深处悄无声息的驰出来，停在三岔路口。车门慢慢打开后，从车里下来一个外国女外交官。女外交官转到车子前面，打开引擎盖看看里面，然后左右转转，好像检查车胎是否有气。这时，从森林深处另一条小路里驶来一辆轿车，随后从车上跳下一个中国男人。

女外交官迎上去，皱着眉头：“什么事非得要约见我。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男人拿出一个文件，递给女外交官：“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见一面，这个东西……”

女外交官愤怒了：“不是说了吗？我们不能见面。”

“我得和你见面，这是重要情报，得马上……”

突然，楚龙领着一群侦察员，如同神兵天降出现在两人身边。女外交官和中国男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涉嫌从事了非法活动。”

女外交官抗议的说：“我是外交官，我有外交豁免权。我要照会你们外交部……”

楚龙一指中国男人：“我知道外交官女士，但他没有，得先把他铐上。”

靳军与一群安全人员在一边，早就拍下两人交换情报的证据。

“我要给我的领事馆打个电话。这是我的权利，是外交权利。”

“可以。我知道这是你的权利。我肯定会尊重的。但是你必须在接受我们审问完后，才能与你的领事馆取得联系，到时我们会给你提供一部免费电话的。现在人赃俱在，我们什么时候放人就看你承认事实的速度与态度了。”楚龙说。

靳军上前搜走了女外交官身上的手机。女外交官继续抗议：“我不许男人搜我的身，我抗议！”

楚龙一笑，“这一点我得照会你，出来时由于我方女工作人员公务繁忙，未来得及配备，实属工作安排差错。带走！”

电视新闻画面 播音员在讲：今天，A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琼斯被我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二十四小时离境。该人在华期间从事了不应当从事的活动。这是我国今年驱逐的第四名外交官……

对涉嫌出卖国家秘密情报的中国公民李峰峦的审理，正按照司法程序依法进行。令人震惊的是李峰峦情报来源竟然是陪政府官员吃吃喝喝时得到的。一批相当职务的领导接到了国家安全局的传讯……

与此同时，境外间谍蓝琼纓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看大陆电视新闻。

空气清新的清晨，人们三三两两的在草坪上进行着锻炼。草坪上的花与草带着露珠，闪着晶莹之光。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突然一辆宝马轿车拐过来贴着面包车驰向路边，露水落到车的顶上，银珠一般的跳跃起来。薄薄的雾气像轻纱一样笼罩周围的一切，诗意而飘渺。

轿车带着一身露珠停在“禁止停车”的警示牌下，一个青年学者模样的人从车门里伸着懒腰出来，从面包车一侧走向路边。靳军与一个女侦察员刚刚从车后转过来，突然两人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连扯带骂。青年学者看呆了。

靳军抄起一块砖砸向女侦察员，女侦察员一闪，砖头直向汽车的挡风玻璃砸来，“砰”的一声打个烂碎。

青年学者一下子就急红了眼，抓住靳军衣领不放，“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这是新买的车，昨天才上的牌子。你们一定要赔偿的。”



靳军边扒他的手边解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女侦察员指着警示牌，说：“喂喂，瞪大你的瞳孔看看，你也不该停到这，你这也是违章啊。”青年学者一见碰上无赖了，掏出手机气急败坏的说：“我打 110，我就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

没几分钟便有警车呼叫着驰了过来，几个警察从车上迅速跳下来，前后看看车的挡风玻璃，然后将三人一起拥进车里后警车又呼叫着开走了。

警车里，青年学者喋喋不休的解释：“他们得赔我，我好好的车，一块砖就把车窗砸烂了，我招谁惹着谁了……”

楚龙缓缓的转过身来，一字一句的对他说：“你惹着我了。”

青年学者一愣，“你是谁啊？这是警车，你们是警察。”

楚龙掏出证件：“我们是警察，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警察。”

青年学者一下靠在座上，嘴里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鼻涕一下流了出来。

楚龙瞟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问：“你感冒了？”

青年学者点点头：“有点伤风。”

靳军说：“我们密捕你就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是愿意配合我们还是想让我们国安多少费点劲配合你呢，你自己可要想好了。”

楚龙接着说道：“我们知道你为谁工作，了解你的所有行动，了解你妻子，也了解你儿子……你们的一切我们都一清二楚，而且好几年前我们就掌握了。我们已经掌握了照片证据，录像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各种能定你们罪的证据。”

靳军说：“如果你想看的话，我们可以拿出许多物证给你看。”

青年学者使劲的摇摇头，“不，不用了……”



“从你的过去来看，你一生中也没做出过什么重大决定。但这次，你得做出有生以来最重大的决定，这是关系到你的生命与前途的重要时刻。前途只有两个，一是我们逮捕你，最后把你交给检察官，那就意味着你在监狱里了却一生；还有你的妻子也得进去，连同你上大学的儿子，因为他是知情不报；你必须对你们全家的未来作出决定。再有，你从此为我们工作，如果你能诚恳的与我们合作，事后我们会重新安置你，改变你的身份并保证你及你全家安全。对你来说，黑暗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结束了，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当然还有你，都可以过上轻松的生活。”楚龙详细的阐述着，清晰而有条理。

青年学者迟疑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你给我多少时间？”

“十分钟，只有十分钟的考虑。”楚龙的回答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十分钟过后，我们事先埋伏的两组人马就会行动起来。一组在你的住宅附近，另一组在大学校区。如果十分钟后你不同意合作，你的妻子与儿子都将因涉嫌间谍案件被捕。”靳军不动声色的说。

手表在滴滴嗒嗒的走动,车内静谧无声,就像在透明玻璃箱里一样。青年学者低头不语,额头慢慢渗出细小的汗珠,他觉得满世界都是时间走动的声音。

楚龙义正严词的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对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

青年学者怔了怔,又用余光扫了扫周围的人,叹了一口气,点点头,伸手从衣袋取出几粒药要往嘴里送。

靳军手疾眼快一把抢下药片。青年学者结结巴巴的解释:“治感冒的,治感冒的药……”楚龙命令他:“把你身上所有的药片全都交给我。”

青年学者不情愿的交出身上所有药片。这时靳军递过来一张纸,楚龙看了一眼:“你如果同意就在这上面签个字。”

青年学者慢慢的拿起笔,桌子上留下了一个湿湿的大手印。

警车门开了。青年学者从车里出来,未见什么异常现象,便若无其事地走回路边。宝马车依旧新新地停在那里,他惊异的左右看看,刚才被打碎的车窗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装完毕,一切都清理的干干净净的。仿佛刚才只是场梦,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楚龙与靳军一动不动的目送着宝马车远去,靳军试探的问:“处长,要收网了?”楚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中共内部安全简报。标题:经过全面侦察,我国家安全人员一举破获潜伏在我国防科研机关里的一个高级间谍网。涉密单位的安全教育应常抓不懈。

境外间谍蓝琼纓在密室灯光下阅读着这份有关中共安全的秘密文件,一不小心,水杯落地,摔个粉碎。

飞机场内,旅客们排着长队等待着一一通过安检。一个记者模样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电脑包放入安检机内,另一个人也将

自己的电脑包随后放入安检机内。当通过安检后,两人同时取自己的电脑包,神鬼不知的完成了电脑包的调包行动。

地面电梯上,那个记者模样的年轻人拎着手提电脑包径直往里走。靳军领着两个安全人员从滚动的电梯后面快步走了上来,一把夹住他小声的说道:“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你不要叫也不要闹,跟我们走一趟。”年轻人吃了一惊,本能的动了动,才意识到早已被人家死死夹住了。“我是记者,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他嘴巴嘀咕了几句后识趣的打住了。电梯载着三人缓缓向前,两个安全人员一直将他挟持到一间屋子里。

门在身后“砰”的一声被关上了,里面的窗帘一直垂到地面上,四周一片黑暗。楚龙站在通过窗帘缝隙透过的一丝阳光里,显得神秘莫测。

靳军突然发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记者一脸无辜:“不知道。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要耽误我的航班,那可是外国航班不会等人的。我是记者,我和国务院的……”

楚龙打断他:“别跟我说什么大官。”

“我看,这辈子你能否再有机会坐飞机都得两说着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靳军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的说。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只是昨天晚上和一个三陪小姐亲热了一下……这事也不归你们管啊。”

门开了,一道光亮投在地面上,随后安全人员押着另一个调包人拿着手提电脑包进来了。记者一看,吃了一惊,愣在了那里如泥胎般一动不动。

楚龙冷笑道:“真有胆识,在安检机上进行调包,进行情报转换,可以称作为世界间谍情报交接经典了。”

靳军问记者:“这是不是你的?”

记者低下头不说话。楚龙打开两个电脑包，一个里面装着电脑，另一个里面不仅装着电脑，还有一叠五千美元的钞票。

“好，你不是不说吗？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吧：装着美元的电脑包显然是他的，因为他要付款给你，所以那个只有电脑而没钱的包应当是你的。让我们来看看你出卖了什么值这么多钱，看样子很昂贵啊。”靳军边说边打开了程序。

楚龙猛的拉开窗帘，耀眼的阳光顿时洒满厅内，一架巨大的客机正从窗前掠过。

楚龙喝道：“密码。”

记者的眼睛一时还招架不住这么强的光线，捂着眼睛低下了头。

“744644。我们既然能在这么个特殊地方拦截你，当然就会掌握你的一切。744644。”靳军流利的说。

楚龙冷笑了一声：“你看看你设的这号码，不死才怪呢？火葬场的拉尸体的车号。我看，你真是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连去火葬场的车都预定好了。”

靳军打开了电脑：“再给你最后一线机会，你是自己打开还是我来打开。”

记者依然执迷不悟：“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内容。里面都是我自己的资料，你自己看吧。”

“你刚才还不承认这个电脑是你的呢，现在怎么说露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打开！”楚龙撇撇嘴。

靳军三下两下就将隐藏的文件目录找出来，并且将内容展开。

楚龙问记者：“这也是你个人资料吗？”

记者汗一下出来了。

“这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最高级政治机密。你怎么会忽略了下载软件时会有安全预警装置呢？你下载的同时已经记录在案了。现在你因涉嫌盗窃国家机密正式被捕

了。”

电台播音：国家公务员赵非，利用职务之便在机场向境外间谍出卖政治机密情报时被我国家安全人员当场抓获。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境外间谍蓝琼缨在阳台上沮丧的将收音机关掉，取出一支白纸花放到收音机上面，两眼忧郁地望着远方。

国防部大楼里，光线阴暗，长长的走廊好像可以无穷无尽的延伸下去。对面的玻璃窗呈现出窗棂的十字阴影，散射到走廊地面上的斑驳的光斑，神秘而怪异。

一个青年军官笔直站立的剪影出现在玻璃窗下，似乎在等待楼下上来的人。这时，身着便服的楚龙从一侧楼梯下渐入玻璃窗下，步子显得略有些许的迟缓。

青年军官向前一步走，果断而又有力量地向来者敬礼。楚龙习惯性的举起手准备还礼，手臂在空中停了一下才察觉自己并未着警服，于是敬礼便变成了百姓似的点头还礼。

青年军官陪同着来人，并肩向前走来。大理石地面上，一双皮鞋与一双布鞋，以相同的步伐向前移动着。脚步声在空旷的长廊里高低音参差不齐地响着，多少带有些许的回声。两个人的剪影，梦幻般地在狭窄的空间晃动，晃动，晃动……

楚龙同志，我代表军委……

大厅里，将军笔直站在那里。楚龙打开外衣将里衬翻转过来，亮给将军。将军把金质勋章别到楚龙的外套的内衬上，这是一个独特的戴牌方式。将军将楚龙的外套扣子一个个给系上，神情庄重，好像在继续颁奖。

楚龙给将军还了一个军礼，“对不起将军，此奖我只能贴心珍藏了，不能外露。”

“我知道，我也理解。我是第一次将军方的奖章授给一个地方情报人员，可见你做出了跨时代的贡献。我代表三军将士向